



教育子女的艺术

一个母亲的笔记

〔苏〕 马霍娃著 龚人放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子女的艺术

[苏]马霍娃 著

龚人放 译

К. В. МАХОВА
О ВОСПИТАНИИ В СЕМЬЕ

(Записки матери)

УЧПЕДГИЭ * 1952

本书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教育出版社一
九五二年莫斯科俄文增订第二版译出

教育子女的艺术

(一个母亲的笔记)

[苏]马霍娃 著

龚人放 译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5,000

印数 146,001—166,000

1954年1月第一版 1963年2月第四版

1984年1月第8次印刷

书号 7012·090 定价: 0.65 元

本书原名“论家庭教育”，副题“母亲的笔记”。本书中译本曾用“怎样做母亲”的书名出版过。为了使书名更能代表本书内容的特点，1954年出版时我们又把它改为“教育子女的艺术”。

本书作者用文艺笔调，写出许多具体有趣的故事，并且在这些故事里生动地阐述了若干教育理论。现应读者要求再次重版。

本书介绍的是苏联几十年前的情况，跟我国当前情况不完全符合，仅供关心子女教育的父母、学前教育工作者和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参考、借鉴。

我走进屋内。阳光从开着的大窗子照进来。它映射在镜子里，桌上的一把楊树枝显得格外鲜艳。

“誰拿来的楊树枝？多濃的香味！”

“媽媽，是我，”我的儿媳妇丽达說。“可是你沒看見我。真的，这些树枝好嗎？这是給你的。我知道你喜欢。”

“謝謝，亲爱的。”

于是我坐在她旁边，小心地用手整理她的金色头发。她靠近我的肩膀，思索着。

“你怎么象个小老鼠似的藏在洞里？你怎么一个人呢？詹尼在哪儿？”

“他等一会儿就来。今天我想一个人来……为了你也一个人在这里……”

“有什么話說嗎？”

丽达点点头……

“媽媽，”她小声說着，就拉起我的手指，“我今天到医生那儿去过了……”

我笑了，从下顎托起她臊紅的臉儿。

“我猜着了……一切都正常嗎？”

丽达笑了。

“是的。如果你把这也叫做‘正常’的話……”

“可不是嗎！那么还有别的說法嗎？”

丽达双手搂着我的脖子，把臉藏到我的胸前。

“我自个儿先到你这里来。詹尼还不知道呢。他也会高兴的。是吧？”

“傻孩子，难道还会不高兴……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假如你和詹尼过去是朋友，那么以后彼此就更亲切了。”

丽达抬起头来，望着我的脸。

“我的可爱的姑娘……我很明白你。”

我想了一会……可是丽达打断了我瞬时掠过的思路。她的眼睛变得庄重而严肃了。

“媽媽，答应我，你将怎样帮助我……我想做一个好母亲，让孩子成为健康的、正直的人。而且可以使我不犯任何錯誤。”

她不做声了。

“你在想你的音乐嗎？你怕孩子妨碍你嗎？”

“我不害怕……我不知道。”

“不会，姑娘。”我笑起来，就拉着丽达靠近我。“不，决不会的。这决不会妨碍你的，只要你自己不妨碍自己。而且你不必怀疑，你的生活会更生动、更有意义了……假如你愿意，我給你說……”

丽达沒等我說完，就插嘴說：

“愿意！愿意！愿意你把各种情形說一說……讲讲你的大学生活，关于孩子們以及你怎么样把他們培养大的，怎么样教育他們的，有什么困难和怎么样克服的。”

我向周圍望了一望。这清洁的寬敞的屋里光亮而且舒适。夕阳的余暉从鏡子里移到牆上，牆跟前的小桌两边放着两张床。光亮的紙牆上挂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画

象，小桌上头挂着孩子的图画。

另一房間里的写字台上鋪着一張图案画——二儿子的作业。书架上摆着爱讀的书籍。筐里放着大女儿的手工。

不錯！生活中是有許多困难的。我帶大了五个孩子，而且覺得自己是幸福的。我有权利教我的丽达。

我們談了几个晚上——她发問，我回答。过去的一切又重現在我的眼前。我的孩子們童年生活的詳情 我的孤立无援，我的摸索，都一一浮現在我的記憶中。我把这些情形說給丽达听，同时决定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年輕的父母們，幫助他們教育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开始写了这本书。

1922年。高高的伏尔加河岸。記得在这儿有所工厂，我父亲在那里做铁工。木造的房屋，窗子上挂着白色的窗帘，里面住着工人和职员，房屋的台阶前面都有一个简单的小花园。我仿佛看见了那往下通到伏尔加河边窄窄的小路与河里閃砾着的銀光，以及圍繞着工厂的葱密的树林。

我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姑娘，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开始讀書，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的儿童工作是怎么开始的——这一点，恐怕我自己也說不出来了。首先也許是我爱他們。远在我自己还在学校里讀書的时候，我最好的休息方法是和孩子們在一起玩耍。我喜欢給他們讲故事，跟他們一起唱歌、游戏和散步。我喜欢他們活潑的面孔；我愿意排解他們的爭吵，安慰他們。

無論在家里或在学校里，都有人和我开玩笑。“小保姆”、“媽咪”、“孩子头”——都是我的綽号。但我对这并不介意，所以我仍然忠于吵鬧喧嚷的一群孩子們。

有一次夏天的时候，我照例坐在离家不远的草地上，周圍坐滿了孩子們，我兴奋地給他們講着，当我們到树林里去游玩的时候，我們在那里可以看到些什么。連我自己也沒注意到，我所講述的却变成了一种稀奇的游戏了。

“于是我們一走进树林，抬起头来，向树上一望，就看見那儿……”

“松鼠！杜鹃！松球！”孩子們四面八方的喊着。

“然后，”我接着說，“我們分散到各方面去，不过不要走远，当然……我們每人都得找到……”

“野果！榛子！蘑菇！花儿！”

“我們采了滿筐的蘑菇、榛子、野果。我們把这些东西送給誰呢？”

“給媽媽！給祖母！給我的弟弟！啊，我誰也不給！……啊，我給你，葛拉娃……！我也給你，葛拉娃，我也！”

我還沒來得及平復這一陣假想的贈送熱潮，忽然聽到背後輕微而溫柔的笑聲……我回轉身子便站了起來：我們工廠幼兒園主任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站在我的面前。我幾次地見過這位高个子、身材勻稱的女人，她有一副年輕而和藹的面貌。

“原來你就是葛拉娃嗎？”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笑着說。“我聽人說過你，姑娘……葛拉娃……”她又說了一句，仿佛整理了一下衣襟，便伸過手來。

我難為情地、面紅耳赤地說不出話來了。

“葛拉娃，”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鄭重而簡單地對我說，“今天請你到我們幼兒園去一趟，好嗎？”

我點點頭，充滿了激動。

那天我當然到幼兒園去了，打扮了很久，在鏡子前面照來照去，盡力裝作很不自然的鎮靜，用很長的工夫編結辮子，努力把頭髮梳成成人的樣子，最後好不容易盤成一個拙笨而難看的髮髻，就離開家了。

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要我去作什麼呢？

走到了幼兒園。當時我是否曾經想到，跨過幼兒園那不

高的門檻，就是踏上了自己生活的一个阶段呢？恐怕是沒有想到。虽然我对于学前的儿童是很感兴趣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們总是幻想着作医生、工程师、航空員。我們幻想着英勇的斗争，幻想着功勋和多少有点光荣。若是作一个幼儿园的教養員——給孩子們讲故事，領他們散步，教他們唱歌——这是多么平淡而呆板的工作呀！

但是那天我看到的幼儿园，是另外一种情形：在幼儿园里，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每个房間格外的清洁，窗台上摆着的花，好看的洋娃娃和蹲在小椅子上的长耳兔子、花皮球，牆上挂着鮮艳的图画和各种顏色的剪貼。这些房間，看来都很幽美而爽快，和一般的房間迥然不同。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笑容可掬地迎面走来，她具有一副慈祥的面孔和一双笑眼。“这一切都是她創造的。”——我这样的想着，不期然地向她伸出手来。

“你愿意在我們这里做一个練習員嗎？”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問道。

我沒有作声，用点头回答了她。

我的儿童工作就这样开始了。我时常想起最初的工作阶段和当时自己犯的一些錯誤。錯誤的原因自然是我沒有經驗。我总是感到，如果沒有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的热心和友誼的帮助，恐怕难免要做出更多的錯誤来。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教育着我們說，在儿童保育事业上，没有什么細小的或不重要的事情。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对于小事沒有不注意到的，甚至对于我的头发梳成大人的样子也注意到了。

“你为什么这样？”她小声地說，“还是梳辮子吧。”

我听从了她的話。

每天早晨我来到幼儿园的时候，首先碰到她那炯炯的目光。她的視線从我的头发上、面孔上和衣服上掠过，在注意着是否装束整洁，只有經過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认为一切妥貼之后，她才放我們到儿童面前去。

“你要檢点自己，”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对我說，“不应該让孩子们看見散乱的头发、不整齐的服装和慌張的面孔。如果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在孩子们面前必須把它忘掉。如果不能忘掉，也要装作无事的样子，要永远安安詳詳的。”

这些規矩連她自己也从来沒有破坏过。她的細心和安詳經常感动着我。如果有誰提高了說話的声音，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馬上就会赶来，那不可避免的爭执，因为她的到場立刻就会平息下去。不仅儿童、同事和家长，就是工厂里的工人和職員也沒有不爱她的。有誰来同她談起个人高兴的和煩惱的事情，她总不嫌麻煩地耐心地傾听着。

不过，如果认为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是沒有脾气、不易激动、不会发怒的人，这种想法是錯誤的。我常看見她那灰色眼睛急得发青，皺起眉毛来，憤怒地咬紧嘴唇。任何不合理的事情在她那儿都是通不过的。懶散、粗心，疏忽——这些过失都足以使她发怒的，所以她和我們成年人談話的时候，有时是严厉而激动着的。

她对待儿童一向是心平气和的，尤其是无可非議的正直无私。儿童的謊言、欺騙都无条件地被她认为是不对的。所以儿童們都知道，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从来沒有說而不算、应而不作的。这一点她也教育着我們——和她在一起工

作的人。

我可以大胆地說，她教育着兒童，同時也在教育着我們——青年工作者。

記得有这么一回事，頑皮的陶立重重地打了比他又小又弱的女孩吉娜；我氣沖沖地跑上前去，狠狠地抓住了他的手。我氣得恨不得要打這個可惡的孩子。但是我忽然想到：“若是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該怎麼辦呢？難道她因為憤怒而對孩子們顯出過難看的臉色嗎？”于是我制止了自己，把陶立拉到一邊，放在椅子上，盡量地摹仿着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說：

“你就一個人坐在这个椅子上，一直坐到我們散步回來。”

哪知道這事全被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看見了，晚上孩子們走了之後，她對我說：

“今天你做得夠上了一個真正的教育家了。葛拉娃，要修養自己，培養自己的耐心。這對於兒童工作是必要的。”

記得還有一次，還是那個孩子陶立用石頭打破了另外一個男孩吳瓦的頭。他們兩個都是值日生，正在收拾玩具。我應聲跑來，一看見吳瓦已經流血了，便抓住陶立，狠狠地扯了他的耳朵。這也被謝拉菲瑪·雅可列芙娜看見了。她在兒童面前向來不責備人的。但是她叫我晚上到她那里去。

“如果你不能約束自己的話，你就不能作教養員了，葛拉娃，”她嚴厲地說，“假如再發生類似的情形，你就得離開幼兒園了。”

我從來沒有感受過象這次這樣的羞辱，這樣的難過。

從此以後我便開始修養自己，每天晚上細心地檢查一天里自己的行為。

1923 年實現了我的夙願。我升學了。工廠送我到莫斯科克魯普斯卡婭學院附設工人速成中學去上學。我考試及格，錄取為最高年級的学生。住在宿舍里，覺得自己是幸福的。

不久以後，在一次大學生的晚會上，我認識了季米里亞捷夫學院的一位大学生歐馬爾·古爾班諾維奇。這天晚上在我們的談話中，發現了我們有許多共同之點。我們同樣地愛自然、愛科學、愛兒童。我們有相同的愛讀的書籍，共同喜歡的作曲家和藝術家。我們都憧憬着充滿愉快的勞動生活。我們都喜欢用心讀書，他和我都不怕困難。在這初次相識之後，我們都感覺到在我們生活中發生了顯著的影响。我們時常會面，一同去博物館、戲院、遊逛莫斯科，有時也有爭論。

我們彼此愛上了，在 1924 年我同他結了婚。我們住在一間不大的房間里。我們的学生生活中的家庭事務由兩人競賽地操作着。

“我今天考完了，該輪我的班擦地板了，你用功吧。”丈夫對我說。

他卷起褲腳，熟練的樣子，用勁地擦起地板來。我笑得幾乎透不過氣來。

我們查看了一下記分簿，彼此慶賀着優良的成績。

“我知道你要參加考試，”歐馬爾說，“你心里發慌。給你，接住！”他從衣袋里取出一塊紙包糖。

有一次正在上課的時候，我覺得不大好受，就把這種情形告訴了我的朋友維拉。她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我問。

“没有什么，不要紧，”她对着我的耳朵小声地说。“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你丈夫，不然他一定会强制你生育的。”

“强制生育？”我很费思索地一时还没明白过来。等我明白了之后，不由得红起脸来，好像是听到了什么对于我、对于女人的一种污蔑似的。

这样的劝告使我感到了疑惧。下课之后我到诊疗室去了。医生给我检查，她说我快要做母亲了。一种幸福的波浪向我冲激着。我便吻了医生，并且不由得说了声“谢谢”。

我走出诊疗室的时候，我觉得异常愉快，一切显得光明和整洁：街道、人们、周围的一切。想要马上告诉丈夫，我气喘喘地跑进屋来。欧马尔惊异地望着我。

“你干什么这样跑？后面有人追你吗？”

“我们要有小孩了，”我在他耳边小声地说。

他喜笑颜开的。

“好极了！”他跳起舞来。

我拿起吉他琴，奏了一支他的民族舞曲——高加索快步舞。丈夫兴奋地跳起舞来，我也想同他一块跳舞。他停了一下，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就又跳起舞来。

我继续上着学，并且提前考过了几门学科，免得以后作“尾巴”。每逢休假的日子，就给未来的孩子作些应用的东西，丈夫坐在我的旁边，大声地念着书。偶尔我们也到戏院去，回来以后谈论着音乐、演员、戏剧。

我有许多地方与丈夫相同，我们俩都最希望有个孩子——儿子或者女儿，苏联的小公民。我们不但没有害怕困难的念头，相反地，我们都渴望着孩子的出生。

妇婴保健指导处的医生劝我到母体与胎儿卫生陈列所去参观，在一个假日里我参观了这个陈列所。我象中了迷似的走遍了一个个的陈列室。关于婴儿的出生和教养上所要知道的一切这里都有。在另一个假日里，我和丈夫一同去参观了这个陈列所。

“我一定完全照这样做，”我说，“我们一定可以养育出来一个健康的孩子。”

我生儿子那年还不到十九岁。

我同丈夫从产院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一进屋就受到了一种感动，屋里裱糊着光亮的墙纸，灯上罩着新的丝制的灯罩。桌上铺着清洁的台布，摆着我爱吃的糖果和许多鲜花。使我感动得流出爱和感激的泪来。

父亲把儿子放到一张大床上，着手铺展了尿布。我微笑地望着他，忽然看见他脸上现出惊异的样子，简直是一种疑虑。

“他是多么小而且是皱巴巴的！”

这使我很难受。

“我将按照医生的指示按时喂奶，过一个月以后你就会不認識他啦。”

我俩俯着身子瞧着儿子的小手、小脚、毛茸茸的小脑袋和懒得移动的眉毛。

这时我们还不会包扎孩子，不得不找邻居帮忙。她嘲笑我们不中用，毫不在乎的把孩子翻来翻去的，把我们吓得要死。我们觉得她会伤了孩子的手或脚，弄痛了他。但是一切作得妥贴，儿子打扮得好像洋娃娃，邻居高兴地放到我的手

里。儿子马上就睡着了。

“你别着急，葛拉娃，”丈夫拥抱着我说，“我想他很快就会长大成人啦。这不就是未来的好男儿吗？苏维埃的公民。”

我一点抱怨都没有了。我们坐在椅子旁边喝茶，并且打算着将来的计划。十二点钟给小孩喂过奶之后，我就躺下睡觉了。还不到一个钟头的工夫，他就醒了，哭了起来。

我起来了，打开瞧瞧，尿布还是干的。

可是发生一件难办的事情。到喂奶还有很长的时间。丈夫也起来了，他把儿子抱起来在房里来回地走着，可是儿子继续哭着。

“把他放下，”我说，“不然他就离不开手啦。”

丈夫把儿子放到床上，我就坐在旁边。孩子哭得更厉害。

我小声地说：“别难过，别难过。”

丈夫生起气来：

“你在那儿嘟囔什么？把他抱起来，现在就给他吃吧。”

我小声地反驳说：“要养成按时喂奶的习惯。”

欧马尔气得皱起眉头，在房里走了几步。

“葛拉娃，从来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狠心，”他不瞧着我說。
“你是不应该有小孩的。”

我听到了这种不应有的责备，觉得非常难过。但是我决定不屈服。

儿子哭得愈来愈厉害了。我几乎近于绝望了。为了怜惜孩子，不使丈夫伤心和苦恼，以至自己流出泪来。并且我明白了，我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和实行医生的指示。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

“要养成习惯的……”

丈夫气得更厉害了，披上大衣走了出去，把门砰然关了。我缩成一团，呆若木鸡似地坐着不动，似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清醒过来的时候，儿子已经睡着了。我弯下腰去，吻了他的小脸颊，我情不自禁地就大哭起来。

不知怎么睡着了。过后丈夫对我说，他回来的时候，看见我睡在椅子上。孩子也睡了，同时我和孩子在睡梦中呜咽着。

六点多钟孩子醒了，我便给他吃奶。他连着又哭了几夜，我也跟着他流泪。最后他终于养成了按时睡觉的习惯，而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安静的孩子。过后欧马尔·古尔班诺维奇对朋友们开玩笑地说，我和儿子作过顽强的战斗。

“而且，”他补充地说，“敌对的双方都哭了，但是没有屈服。”

经过这几个不能睡觉的、困难的夜晚，我才明白了，有很多事情是要依靠毅力和耐心的。现在我知道了，养育一个孩子不象我从前所想的那么容易。

过了几个月，我到婴儿保健指导处去了。我得意地对医生说我是按时给孩子吃奶的。医生检查了孩子，夸奖着我，给了新的指示。我幸福地回家了。

按照医生的劝告，开始一点一点地锻炼儿子。我不多给他穿衣服，无论什么天气都带他出去玩，睡觉的时候开着上好薄纱的通风窗。每天给他洗澡，起初同丈夫一道给他洗（我害怕孩子从手上滑下去），可是后来一个人就可以了。

为了纪念一位在内战中牺牲的同志詹布拉特（丈夫的朋友），我们给儿子起名叫詹尼。